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卷十七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屯戍說

王鳴鶴曰嘗誦詩采薇篇而知屯戍之役始于成周盛際藉以守衛乎中國當是時民樂趨赴而邊圉敉寧至於贏政遂作厲階一再傳而喪亡之禍殆不旋踵已自漢而後更置靡一邊防利病不啻徑庭此其故何哉夫土地人民均爲有國家者所

重恤得民心則土地爲守失民心則土地爲墟自昔已言之今窮邊戍卒或土著或顧投或謫徙者皆日與豺狼爲隣伍以戰鬬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其困瘁至極矣然此何莫非
朝廷赤子乎有事之時既藉其力以備戰陳及其無事則雜役繁興每苦其所不能而處其所不欲甚則又從而掊尅之斯奚足以結恩情鼓敵愾而責之以備禦之實耶晁錯有言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善夫有兵戎之寄者其尙三復斯語云

屯戍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

程子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熊禾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爲侵暴須留屯以防

邱文莊曰程頤前所言者萬世爲民用兵之大義後所言者萬世遣戍留屯之常制

秦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鼂錯曰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粤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細毛其性能耐寒楊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易祓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贓刑之類次發贅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發隱官

刑徒者次以嘗有車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車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右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

邱文莊曰三代之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復開諭既憫其私情復陳之以公義蓋以仁義而行之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刼而行之而已則行者豈能得其心而使之効其力哉錯謂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其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則以功利言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爲說也雖然人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厲中人以下者亦不得不然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邱文莊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以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邊徼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輸之縣官

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
回行程言之達戍且以兩月爲行程則每歲當役
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
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
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切意
一歲而更是秦以世俗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
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棄復除者皆調發之而
備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
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
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爲過更之法耳
今之京操皆代雇充役其事類此
邱文莊曰漢時戍邊者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
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
愚以爲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衞所官軍戍邊者每
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爲勞苦且內地
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衞所論差之際不免作
弊請舉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衞所官旗軍餘
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

代人出戍者聽官爲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體給與合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時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景帝時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宣帝時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陵

文帝時鼂錯言於文帝曰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邱文莊曰此漢初遣軍戍邊猷見於史者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壙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古畝字也今使

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壍先爲屋室具田器乃冬夏衣廩食其亡妻者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

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卒戍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邱文莊曰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舊籍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既已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

糧十二石就以為月糧官不復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同里人戶糧足其數其逝邊去處在千里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本戶數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糧隨軍征調死不勾丁有願替者聽似亦更便

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意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丁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所以輕去故鄉而

勸之新邑使五家爲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死相恤室屋完安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收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同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創懲艾也欲立

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邱文莊曰最錯之策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舊有衞所營堡之制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爲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爲伍而以五人爲伍使其自相聯屬或其親屬或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其什伍之方其聚籍食糧各仍其舊惟于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爲首呼其首則五人必與偕所聚集之處如營所謂居則習爲射法出則教於應敵起止相礙而暫離者有禁暴用相共而自私者有罪中有緣隙者許其明白告官而離合之匪怨而貌從者同伍知而不告罪同伍中不齊飲博離合伍校射方許飲酒遇有寇至少至則因其人之多寡而遣吾卒以應之彼以十人來吾以十人應之彼以百人來吾以百人應之吾之所謂十與百畫以伍爲卒十人乃五十人百人乃五百人也寇非大至不

以大
衆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鄭文莊曰武帝發天下七科謫一日吏有罪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即此科也二日亡命三日贅壻四日賈人即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擊南越也五日故有市籍與夫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是三者皆賈人之類也武帝此七科先儒謂其因秦人之舊盡兵出於農固有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科吏有罪者廢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土贅壻者托于婦家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畝是七者皆非調法所及故謫之此雖非先王令典然亦可以剗伏奸人使皆爲　國禦寇而亦寬農實邊之一助也

明帝時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諸邊者妻子自隨

邱文莊曰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繫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有游民與夫工商吏卒不一類焉彼夫農工商賈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用以戍邊無不可者若夫白為士流繫官籍者率多偎軟罷弱之人平日呻吟佔畢不經勞役一但使之被堅執銳以從事隊伍之間以禦强虜用此以徵衆庶固為可矣其如誤國計何況邊塞之地餽餉為難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乃歲苦內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養一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別策而必用此乎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邱文莊曰漢人守邊多是募兵其所置兵營皆是蠻夷有變而後增之也今日邊城之守士卒之屯皆是 聖祖開國之初舊制然歲久弊生不無消乏軍伍或不能如往時之盛欲行漢人召募之法然承平日久民戀鄉土必欲行國初僉補之例然版籍已定民或起怨於制國用下嘗見因荒收兵之策此策似亦可行儻不棄芻蕘之言斟酌行之是亦足兵之一助也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埸廣屯增戍

列營遣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

邱文莊曰漢人驅塢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于戰鬬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陳目熟心定若夫京戰之兵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勳貴報効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克敵所從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鬬者爲之希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攘其首級以爲己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

爲令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于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于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地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于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于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得五千用以爲邊敵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効死矣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方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

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邱文莊曰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即今總兵官之職名

德宗時陸贄上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

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狥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貴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當固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

不遠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于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

列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鬭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也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

予姑息如猜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感負德色其止也莫有悔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思遲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恃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

行之固非良善之可遵者也

邱文莊曰陸贄此奏曲盡古今屯戍防邊之利害所謂屯戍之兵事貴可久勢異從權揆物理所難不率非人情所欲不固蓋處置天下之事合于人情宜於土俗然後可以經久而不廢事莫不然不但屯戍一事也其間所論人情苦樂之實邊塞窮苦之狀與夫分番更戍之無益緣事論戍之非宜皆洞燭事情切中時弊能因其利而見于施行究其害而痛加禁革則邊防無事而中國以安矣

贄又言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才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

使能者企及否者悉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
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
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順
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
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
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
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
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須厚踰數等繼以茶藥
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

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叛人所以流亡經制所以禍匱夫事業未興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不慍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邱文莊曰陸贄之言雖是當時之弊然今世兵在外則苦在內則樂在內則逸在外則勞朝廷所以

廩賜之者在外則薄在內則厚無以異于唐之季
也　倘主覽贊斯言痛革其弊使之內外均齊憫
其苦而知其勞時加優恤比諸內地樂而逸者有
加而無不及如此則士卒感恩思報人心歸而氣
勢壯軍
威振矣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
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
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
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爨給
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
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軍凡出外

卒有口粮

邱文莊曰宋朝之所以優待邊戍之軍者如此其至其出戍代還皆得引見而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內地之軍爲加優蓋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深知軍中利病而知邊戍之兵尤爲勞苦故優待之也如此或者謂宋時賞給諸軍如此國力焉得不屈竊以爲國家禍亂多起于盜賊夷狄所以遏絕之者將卒也國家誠省冗費之賞賜異端之崇奉以爲軍興之用綽乎有餘裕矣

宋制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爲都軍主百帳以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邱文莊曰凡今天下邊防皆有夷人種類部落馭之得其道皆得其用或以爲捍蔽或以爲爪牙或以爲嚮道或以爲閒諜顧用之何如耳楊雄所謂御得其道狙詐皆作使但不可偏狥專任而已

輯屯田說

王嗚鶴曰昔漢文時鼂錯言募民徙塞下而屯田之法蓋昉于此其後趙充國墾羌田以困先零諸葛孔明耕渭濵以伐魏祗棗之營許下鄧艾之渠淮潁羊祜之實荆襄皆足以佐軍興而著績效後世言屯田者必稽焉說者謂爲一時便宜至於經制宏遠則未遑矣豈其然乎我

國初倣古寓兵于農之意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養兵而無病農此萬世良法誠遠軼唐府兵營

田之制也已承平既久武爵日輕膏壤割於豪强瘠土荒於拋擲即有儲糧而其悍長又從而鼠雀耗竊之法制之弛靡可勝惜耶語有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今天下壤地猶古也戍卒猶古也而溝塍廢庾徒取具空文之間噫得人任法豈不易然安得起充國孔明諸君子輩而與之議屯政哉

屯田

漢文帝時鼂錯言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送也）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邱文莊曰此後世言屯耕邊塞之始蓋中國所以不得其安者以外有邊防之擾而內無守禦之人有其人而食不給與無人同然邊防之食未易給也道路之遠輸將之難率數十倍而致其一錯謂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當世之急務者此也

武帝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昭帝時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爲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謂春人出耕也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充國謂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古今守邊備塞之良法莫有過焉者也蓋地以生物爲功故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貴因地所宜盡種五穀隨在而有是故善爲國計者必因天時盡地利不以其邊塞之地沍寒之天而廢其人爲之功此鼂錯趙充國輩所以有塞下屯田之議也雖然守邊之議固當盡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擾田之害宣帝問充國曰將軍獨不計虜聞兵罷丁壯相

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救掠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北邊自敦煌至遼東乘塞列隊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關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收耕田之利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爲力若夫遠外之地地遠而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爲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爲譙望聯木以爲樓櫓時出游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於畝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請當邊境無事之時遣官循行一如充國所言者處置防護分兵屯種且耕且守則充國之言不徒利於當時而且利於今日矣

漢末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

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民多相食州里蕭條曹操從棗祗請建置屯田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邱文莊曰曹操從棗祗言募民屯田許下當亂離之餘尙能致倉廩皆滿苟於太平無事之時遣官徧歷州縣以求閑田添置田官募民耕種於各方最要害處積穀以助國計少寬民租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

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邵文莊曰孔明自食其力而不仰給於人因糧於敵是以所至成功趙充國諸葛亮二人者所處之地雖異而所見之智則同

魏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昔破黃巾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得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懿

從戈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音脂水且田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溉田淮南淮北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陳堯叟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且蟲蝻之害又少於陸水田既修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

邱文莊曰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天下田價比諸國初加數十倍水田惟揚州最賤陸田惟潁壽爲輕且地在兩京之間相距畧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於今日亦可賴此

少寬民力省歲漕其於

國用不爲無助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迹激用滍清諸水以漫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

邱文莊曰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其遺迹在今湖廣之荆襄河南之唐鄧古稱洛陽爲天下之中也此三郡兼水陸而有之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爲多肯於水耕之地引水立堰南人耕之陸種之地分疆定界北人種之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江由江而達于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置郡縣之儲或遇河洛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於暇日

講求武關入秦之路尚於陸執之
故萬一三邊有缺亦或藉以濟焉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邱文莊曰自古屯營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于軍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
朝之制就于衛所所在有閒曠之土分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盡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緩急朝發夕至是于守禦之中而收耕稼之利其法視古爲良近世又于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其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漕納糧子粒則司于戶部有衛所之處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

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而餘丁所受所納比之正軍則又降殺焉今民田則例最輕者頃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軍所屯種者多其所棄不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請如唐人較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爲徵斂則例使凡屯種之軍樂於趨赴旣得以足軍國之儲又得以遂室家之樂公私兩便上下俱足矣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

六百餘里列栅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
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邱文莊曰韓重華於代北開營田三千八百餘里得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自有屯田以來未有得利如此者也議時沿邊之地皆為瘠鹵所專而行之猶得其利若此今國家烟火萬里衛所列峙又值戎虜棄夥之時雖時或有侵軼未嘗舉大衆入深地誠于無事之時尋古人之故迹按前人之行事東起遼東西盡甘涼于凡邊塞無鹹鹵而宜栽種之地因其地勢相其土宜立為營堡開墾田畴分軍耕種當夫耕耘收穫之時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壯登空而行仍于所耕百十里之外設立亭障隔墪濠塹為烽堠以瞭望出遊騎以巡哨遇有冦盜入境踪跡儆備勢可敵則拒之不可敵則避之如此則處處儆備屯種之所年年皆有收穫之入邊儲自然給足可

以省內顧之勞可
以嚴外侮之備

宋太宗時以陳恕爲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於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藝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各被甲兵春執耒耜則恐變生不測乃止

邱文莊曰天下之事非興作之難而處置得宜之爲難也自漢趙充國于邊地建屯田之議魏晉至

唐皆行之未嘗不用兵也且其所行皆窮邊絶衆之所沍寒磽鹵之地未圖慮其有不測之變而不爲者今宋之所謂邊乃在中國非邊徼也而陳恕乃恐其變生不測而密奏止之嗚呼使爲天下者凡有興作不顧事體之可否推狥人情之從違何以立國哉古不云乎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今于置立屯田分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于本田之外多耕者立爲賞賚則倘但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邊儲自然充足於是令内地該運邊儲州郡俾其齎價來糴家積有餘市價自平不獨邊用不缺邊軍皆饒而内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臨津令黄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

爲屯田使懋充判官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衆武臣恥於營葺竟議益甚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馬端臨曰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爲農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爲兵而任征戰蹤唐府兵之法猶然至於屯田則驅游民闢曠土且耕且戍以省饋餉尤爲良法自府兵之法旣壞然後兵農判而爲二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耻於爲農觀陳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可見然則國

力如之何而不弊於餉軍也哉

邱文莊曰宋都汴梁去雄鄚等州僅三千里而又與契丹爲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當因方無事之時人民繁庶之際按承矩之故迹而舉其廢墜誠無難者萬一此言可取是亦足國省漕之一助

神宗時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用

邱文莊曰今京畿之地在　國初設行太僕寺帶六監二十四苑以牧馬今其寺雖廢而其監苑之地固在多爲勢倖陳乞以爲私莊欲如宋人設田官專稼政非但可以資牧馬之用亦因之裨助軍餉以省餽餉

孝宗時張闡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

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爲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臣以爲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與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爲兩便

邱文莊曰凡前所陳屯營之策非田不可耕實悉耕田無其人專用乎軍則軍伍有限專用乎民則民各有田其弊誠有如張闡所云者宋朝偏安一隅以荆襄爲邊境歲有軍旅之興防禦之備戒焉

阡陌地多荒田非若今日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地力不足以給人之食是以南北之民隨處游食有能循行天下相度地勢立屯堡以聚游食履汙萊以爲畝畝開渠堰以資灌溉異時成效裨助非少雖然闢土之功不易而料事之智尤難方其舉事之初量度或未必當及其施爲之際弊竇或不能無自覺失宜許其陳首飭非要功者加以責罰郤是則無宋人抑勒百姓捨棄耕生之弊矣

元泰定中虞集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

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邱文莊曰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戸萬戸之設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

國家都燕京東瀕大海歷火千里而居民稠密當此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遂徵虞集此策循行沿海一帶先行閩浙濱海州郡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土民之知田事者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既定然後召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如集之策書閩浙人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後方可成田故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

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皆依此法
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
官亦賴其用矣

鶴按虞集之策有利於後日而不可取効於目
前近見江北海門如皐近海去處邇週有范公
堤延袤千里堤內皆樹五穀居民樂業近年亦
有築越岸以捍潮汎者七八年後即鹽岐鹵糞
多力勤可爲膄田不必拘拘於溝渠以導淡水
也若肯極力一圖
其利殆不可紀

至正中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田召募江南人耕種
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於
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東
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

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命悟良哈台鳴古孫良楨並爲大司農卿又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稔

邱文莊曰今京畿之地可爲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種之者矣誠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使其皆盡人力廣地利而又因而爲之召募勸相斟酌元人之制而畧倣以行之其於國計不無少助

按自三代以來未有建都于幽燕者都于此者

昔割據夷落之君惟我　朝以華夏正統承
上天之新命立繼明之洪基體　宸極之尊居
受四方之環拱殆于此建極圖治焉　六宮百
官六軍萬姓畢聚于斯所費有不貲焉者歲計
何啻億萬矧又幅員之廣有漢唐所無者沿邊
建關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爲近取外以足內調
乎中以實邊聚積固難而輸將亦有不易焉者
民之租賦有限　國之用度無窮苟非於度計
常賦之外別有所經營而欲其優裕豐贍難矣
是以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力而
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由起也今
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
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賦而吾
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實京師於常數之外
外以實邊備於常用之餘國用所出雖非一途
而田爲之本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治
平之要不
出此矣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頃者或建議西北多空地棄土誠度地宜導水旣瀦其區地可墾田無慮鉅萬衆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決也客儼然造予而問曰子試籌與之孰與無與便予應之曰茲役之不易就固也令必排首議而曰無庸有事於民則誰不能者然語有之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茲役之鉅利有五雖費且勞未可以已也請借前箸爲客且籌之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萑葦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殊哉水利不

興而民無畜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萑葦之場盡爲庾廩其利一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爲命經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皆與區譬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庄之遙者利相徙矣其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虜故利於騎不利於步盡邊地而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少遠募則餉不貲班戍則奔命疲勿補則多逋亡闖闞困而戶籍

虛自水田墾而人卒兵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史遷導漳於節封鄭國溉鹵於秦渠白公借灌於涇水馬援引流於兆濱古之興水利者皆西北也柰何獨於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廣水夷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耜趾靡頫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得之饒無潮之惡東南之勢不與也此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衆計過也客曰水利之益則吾既得聞命矣顧計其功可必就則吾有惑焉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戸而役之

則民怨捐金而募之少直則民不應募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爲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於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懼民之騷也將舉內帑數十萬金而捐之溪壑往者膠萊之役可鑒已予曰唯唯否否自古興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特遣使者計歲月而督之吾不敢謂不如子之所慮也然吾以爲可不專官而集事者鼂錯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

懸其所甚欲與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按行郡邑計其水可溉田可墾者彙奏而耤諸部因爲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千畝者爵何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爵之畧如令輸粟拜官者而爲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稅而官之利速得官者必爭赴此矣又爲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戍者墾田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

爲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卒墾千畝者賞何墾萬畝者賞何督撫覈奏而賞之與陣功等赴敵之與闢田安危異也而謂不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乃復以其半之人而募民必就之此其與捐內帑而行民怨功相萬也客曰君子之言有百世之利而無一朝之患計無便於此矣逡巡再拜而退兵部尚書胡公世寧云 國初各衛皆有屯田軍以十分爲率七分守城三分屯種是即唐初府兵營田之制萬世良法也今腹裏各衛三分之田多有

軍先拋荒年遠迷失而民墾納糧者矣若欲一一

淸奪還軍非惟失利而且失民獨念今天下軍戶

消亡殆半間有存者每年淸勾戶丁隨解隨逃勞

費百端不得軍用無計可處議者謂宜上體　祖

宗置衛立屯之意遠推古人寓兵於農之法通查

各衛軍士各令有田一分其數江北一頃江南半

頃如江北一衛額軍五千名必須制田五千頃江

南半之先儘原額屯田次淸寺觀閑田及抄沒罪

人之田其有不足則設法開墾荒田再不足則措

銀收買民田如宋時役田之制務殺額數分與各軍聽其有力者自種無力或不便者召佃收租然必量其所入如古上農夫可食九人之數平時操守止令自食必有征差方給行糧其衛所缺軍之處則分舍餘軍餘或募民或罰有罪以補之蓋彼既有田必皆樂從而逃者少矣此於邊衛京衛或不能盡行而腹裏衛分必皆可行所省養軍之糧歲數百萬矣邊方之地必先有人而後田可屯不患無田而患無人腹裏之地必先有田而後軍可

募不患無軍而患無田其輕重各有在
國朝屯田之制北方與南方不同南
知府嚴中云
方與中州亦不同北方之屯田重在鹽法兼重馬
政而行之也中州之屯田專重馬政而行之也浙
直之屯田則以屯軍籽粒供造運船之用有餘者
充補月糧福建則又不然其屯田至多不若浙直
之少故專設一屯田僉事領之與浙江水利道帶
管不同大抵屯種之軍不守城不上操清查其弊
於軍餉大為有助

叅將黎國耀曰閩中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粤中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深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温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屯種則十年生聚籍其人可以爲兵入其粟可以增賦亦富强之一助也

叅將江應龍曰三代兵農合一萬載稱利今墾田之法不獨可行於窮民亦當責效於營兵查得雷州附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各兵并力合

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且耕且守有警荷戈
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便或可庶幾也職向在薊鎮
查照潞水客談開載西北水利曾於豐潤玉田等
處督率軍兵開田萬有餘畝收穫不減南方今若
營兵墾田之議一行則沿海窮民覩西成之效聞
風興起亦未可知蓋國無游民則地無遺利民生
既厚則盜源自消不但寓兵於農彷彿三代之制
且客民菑衆遠垂萬世之利矣以上清屯種
兵部尚書胡公世寧云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

有三一曰廣屯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地方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於興種矣廣種多收米穀價賤發銀可糴邊儲自足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爲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眞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爲伴當責之

收管使爲墾田而照名代出太處軍伴操守則彼
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今聞戸部又查
出永樂二年令各衛所屯田官員軍餘家人自願
耕種不拘頃畝任其開墾籽粒自收不許比較及
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陜西沿邊空閑之處
許官軍戸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籽粒則臣前奏
聽其開墾亦不起科明是舊例可行有益邊儲而
該部又欲兩請或聽開墾永不起科或候三年成
熟徵糧則臣前所謂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人不

敢開墾矣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繁于 國初
數十餘倍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
所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蓋襲舊時之說也今
宜於額外多開商中不限引數聽其買補若勢要
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
御史并管糧郎中聽其就彼募商責限完糧而後
填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
不報務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參究則自無此弊
至於竈煎私鹽宜於出場總路設立關市守把止

許賣與商人有引之人而本處軍民願買者亦須納官得引始聽如此則公私鹽利皆歸 國用矣然又須低昂其權使輸粟于邊者量地遠近米價貴賤倍減其數而又得先掣納銀本處者隨時旱澇鹽價貴賤倍增其數而又與運掣則商人益勸於輸邊竈丁益利於煎鬻軍民得易於食鹽而巡邏之卒可減鹽徒意外之禍可弭其為上下之利不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糴每常邊根不肯預買及臨用兵之時發銀貴糴且逼人强賣公私勞費不

貴今宜選各邊管糧部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年豐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敷後二三年之用宜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於他邊米賤處所糴之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於措積亦濟變通融之法也但其糴根全在官司立法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措勒靳收以致靠損屯農方可常糴矣

又云昔我　成祖皇帝之供邊悉以鹽利其制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天順成化年間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戶部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撤業而歸墩臺遂日頹壞堡伍遂日崩折遊民遂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戎虜入寇一遭兵創生齒日遂凋落地方日遂困敝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成祖皇帝之鹽法矣

在京各衙門會議云各處名山香錢缺官俸銀川廣鹽銀廣東稅銀大造黃册過割地畝銀俱可取用至於稅契銀率多侵隱亦可查取微編銀再可借解天下各司府州縣贓銀紙價自嘉靖三十五年爲始一毫不許别用暫解軍門聽用其出入務赴巡按衙門掛號查考御史徐敦題稱東南之民方困而派常賦之外海防未已而繼之以提編均徭提編未已而加之民兵工食臣愚以爲軍需必不可缺而民困尤所當蘇非仰藉官帑量爲給發隣

近諸省通融協濟恐終無以自贍其東南近日之
科派速爲議革止令雇募民兵則民不重困於誅
求之苦官不牽制於出納之難紫賞者益思報効
而窮蹙者少延殘喘臣等會議得用兵以錢糧爲
本錢糧衣甲器械船隻不備賞犒不充威權不著
士不用命雖韓白不能成功但東南自嘉靖三十
二年興師以來勞費不貲致壓脊盱之憂者凡以
爲生民也今本處燒刼僅存之民常賦之外海防
銀兩未已而復繼之以提編均徭提編未已而復

繼之以民兵工食百姓嗷嗷誠有如御史徐敦所
陳而提編一節通行數省編及小民不得安生者
半天之下至於各省預備倉穀亦當積貯以備不
測饑荒榷商稅銀恐亦無幾俱難輕議查得應天
巡撫奏留嘉靖三十五年起運銀四十四萬餘兩
奉 旨錢粮着戶部議處來說候覆問今徐敦復
請於兩浙歲運之數量留二三十萬彼豈不念
國家京邊重務所需哉蓋濟東南目前之急正所
以爲 國家悠久之計也合無從戶部酌量定數

存留若干以給軍門再於兩淮運司議處工本鹽
銀二十萬內借用一半至於各山香銀各關鈔銀
缺官俸銀川廣鹽銀通聽總督移文各該撫按查
取不許留難此外又有開納一節尤爲可行合無
查照工部開納事例兵部應給空頭劄付一千張
咨送總督收貯軍門許令軍民照例上納有願報
效者一體收用其餘掛號稽察事宜悉如都給事
中邱預達等所議施行及據各官所陳專官管理
一節已經本部題奉　欽依咨行總督選委布政

司官一員專司出納無容別議合用錢糧各有頭項大率民兵工食以後年分各府州縣比照原額工食量加一倍通計實數各照丁田多寡量爲輕重派徵申呈撫按刊印書册頒布曉諭不許數外多派重困小民士夫之家隨例應優免之外一體均派收貯官庫按季給發沙兵工食聽督撫官酌量於浙直二省不經倭患府分坐派徵解聽按察司官以時給發其一應見在他方主客兵行糧及賞犒修造船隻置造器械等項俱許於軍門吊取

并奏留銀兩數仍支用逓要造册開註出納明白
以憑巡按御史稽查
丙辰會試策云嘗思今日坐困之術莫有過於兵多者方其兵之初調州縣傳送道里之費不可勝言也所過擄掠其擾害之患不可勝言也至則家給而戶養之供餉甚煩而擄掠不息其費又不可勝言也今議者不思兵多之費而憂才之乏此所爲舛也因其乏而議加賦益財此又舛之舛者也昔
先帝之役當其兵聚耿中丞糴四十萬穀而不足

及充國罷騎兵班師不費斗穀而羌平人皆知充國屯田之興利而不知班師之省費也故調兵一而爲練兵之費百調兵一而當土著之兵其費十調益簡則費益省以其所費者而練兵何弗强也以其所省者而充費何弗贍也此其不加益而足財之道也

主事唐公樞云凡軍行若隨路關支口糧候到唱名給散晝則擔閣行期夜及二三更[illegible]得睡息若先給與盤纏前路行時不便買辦不無受饑之病北

方行軍伍每有此必須先立從長良法庶克有濟

御史徐公栻云近者海上南沙失事祇因犒餉缺望沙民邳兵未協故鋒未交而識者已知其必挫矣且聞總兵等官跟隨親兵每名止日給米一二升尚未得一飽而求其冒波濤攖鋒鏑樂為用命不亦難乎然東南民力之竭已非一日而庫藏積貯又多解給邊儲公私匱乏俱難措處然則軍前之需其可不預為之備哉伏乞 勅下該部議行海防巡撫都御史各將府州縣在官錢糧不拘寄庫

正庫無碍等項官銀通行查出酌量聽解以備行
軍賞給或遇緊急之際動支未敷仍許巡撫權宜
行事將起解錢糧暫借軍前應用一面題　請專
委處補務要嚴督監守官毋得放支冒濫以滋冗
費有司官毋得分毫科派以病疲民管領官毋得
出入尅剝而無實惠訪有此等悉從撫按官拏問
參究如此庶軍儲有備無患而將士可坐而策矣
又云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在平時且不可廢况夫
兵荒之後其可不汲汲焉講圖之哉臣熟思之竊

有一事其行甚易其効頗多卽倣古常平倉之意爲之欲俟秋收之後苟有所入或於他處或熟地方卽行府州縣動支官銀糴米比市價二十分內稍增一分招民自運入城貯之空倉不足則寄貯之空寺院待明年夏米乏之時則比市價十分之內稍減一分糶之不拘城內外皆得糴食專委廉官一員司其出入只此一事其利有七米價不壅農人不傷一也城中充實胆壯百倍二也粟多入城默寓清野之意寇縱焚掠所失亦少三也米價常

平飢民得食不驅爲盜四也耕種無資稍給與之秋收可望新陳相接謀食之源不絕五也十分災傷則開倉賑散民命可全六也冬米必賤夏米必貴增價猶賤減價猶貴羨入亦多七也乞勅撫按轉行各該府州縣用心議行旣有戰士捍禦於外使田者得於耕又積穀預備使民有所恃賴安內攘外何求不獲哉以上足兵餉

輯城守說

王鳴鶴曰城守之說昉於三代易言王公設險詩言城彼朔方禮言城郭溝池以爲固春秋凡城必書雖以示譏然而守國之道所不可廢也方今六合爲家天下郡邑棊布星列靡所不城則靡所不守此特爲萑苻之竊發者慮耳顧國家所最患者不在萑苻而在沙漠燕京北控强虜直扼其吭而制其命誠可以貽億萬載鞏固之休自正統已巳社稷危於纍卵庚戌之變烽火逼甘泉藉第令

不忘永圖屏蔽周密亦何遽至此也唐築三受降城置烽堠于八百所突厥不敢逾山牧馬朔方底寧金湯之固古稱天險有以哉讀朔野子城塞諸篇論議詳覈深有慨於余衷遂輯之城守之後以爲司鎖鑰者採擇焉若夫域民不以封界固國不以山谿此又孟氏推本之論殊非武人所敢與知也

城守

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程頤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邱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

吳澂曰不可升者無形之險山川邱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爲無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之險

邱文莊曰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所謂險者有三焉天險也地險也人險也天險者本天之理也地險者因地之形人險者用人之力是故爲國者必明禮義立紀綱修法度有階級而人不得以陵

兜有等威而人不敢以踰越是所謂天險也必因
形勝皆高深扼要害使出入也有所限徵來往也
有所拘繫是則所謂地險也是二險者一本於天
一成於地所以設而爲之者則又在乎人焉王公
因天之道順地之勢爲之城郭爲之溝池爲之關
隘爲之亭障皆所以守其國也夫險者易之反也
有其險也則隨其險而補其所不足疏其所不通
無其險也則於其平夷之地修爲險固之備內焉
而爲之垣墉外焉而爲之城池又達焉而爲之藩
籬有門以謹其出入有關以譏其往來是則所謂
人險也夫既有自然之地險以爲之關塞又有當
然之人險以爲之捍蔽則重明鉅鎮之中尚有金
城湯池之固縱緜萬里虎豹九關　京師地大而
人衆　宮闕邃密而深嚴望之眞如在天上而不
可升
矣

詩烝民之六章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朱子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美之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也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韓奕之末章曰溥（大也）彼韓城燕（召公之國）師（衆也）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追貊皆夷國）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城也）實壑（池也）實畝實籍（稅也）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朱子曰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伯以修

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呂謙祖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爾令尙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兵甲之屬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焉

劉彝曰易曰城復于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爲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爲郭也溝池深於外而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鄭玄曰周圖所依阻者也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周

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野而言

張栻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者弧矢之利並著於易經何耶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爲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己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則推其本而言之耳

邱文莊曰掌固之職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蓋盡人力以固王畿于內者也易所謂王公設險者此也司險之職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蓋因地勢以爲險阻于外者也易所謂地險者此也夫人君爲治固當本乎內治之修而亦不可不爲外患之禦內焉者既本城郭溝池以爲固外焉者又因邱陵川澤以爲險因其自然之勢則易爲力設爲未然之防而無外患矣周官所以存掌固司險之設也雖然古人所以守其國者則又不專在於是故遠而有關塞則守在四夷近而有

甸服則守在九畿有六官爲守國之人有六典爲守國之法而其險之所以不可升國之所以不可攻者則又在乎德禮仁義焉不然雖有高城深池委而去之矣

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去聲）己大人世（父傳子爲世）及（兄傳弟爲及）以爲禮城（內城）郭（外郭）溝池（塹也）以爲固

孔穎達曰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國

邱文莊曰人生有欲必有分辨界限之者然後不爭所以界限之者城郭溝池是也固者皆出于人力之所爲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切近而最要者也

春秋隱公七年夏城平邱九年夏城郎

胡安國曰興

作不以時也

莊公九年冬浚洙一十八年冬築郿

胡安國曰輕

用民力也

僖公二年城楚邱

胡安國曰楚邱衛邑齊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衛人甚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從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畧小

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成公九年城中城

胡安國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

雖恃險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徒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禮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鄒文莊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謂之設人為之也自古所以為天下國家獨患者盜賊也夷狄也人君設險以為國家之屏蔽城於外所以禦夷狄城于中所以禦盜賊皆不可無者也故胡氏所謂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蓋譏列國諸侯不務德政而徒恃城築以勞民者爾非通論天下之勢也盡觀人家之備蓋乎藩籬垣墻所以防外寇之擾奪者固在所急而緘縢扃鐍所以防家人之竊剽者亦不可少也國家之備寇盜曷異是哉

襄公二年城虎牢

胡安國曰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爲城皐今爲汜水縣嚴險聞于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固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于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

邱文莊曰古者列國其山川邱陵各有險固之處往往據之以爲守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當以邊緜爲守固無俟於內地之險也然天造地設分疆畫境各有界限凡其界限之處必有天然之險其不足者人力因而城之此自然之勢也亦理之當然也我　國家分天下爲兩畿十三籓於凡交界

之處　祖宗各設衛以城守焉如潼關乃河南陝西交界也則設潼關衛以守焉然衛誠介華陝之間去京畿且遠顧不以屬河陝二都司而直隸京師　聖祖之意深矣

七年城費

胡安國曰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十九年城西郛○左氏曰懼齊也

哀公四年城西郛○杜預曰魯西郛備晉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實國都外城之西郛也夫郛之在西同一地也前城左氏以為懼齊後城杜氏以為備晉不知果一地歟而或異地也無所于考然以今地勢觀之則齊境在魯

之東晉境在魯之西杜氏之說似爲是焉說者多咎魯安于不葺疲民以爲城避難而城其城之鄰則鄰之外若郊若野皆不可保矣雖然此以一事而論也若夫守國之要必先從近始而後及於遠近者耳目所及且猶況于郊野之外封疆之遠乎信如說者之論則守家者專用力于籓垣而門扇四壁皆可以廢矣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令尹爲外獵（叔孫敖也）城沂（楚邑）使封人（主築城者）慮事（謀慮計功）以授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作日數）分財用（築用之具）平板（在兩旁障土者）幹（兩頭立木）稱畚（量輕重）畚（盛土器）築（實土）程土物（取土用物爲作程限）議遠邇（議遠察邇均其勞也）略基（行城）址（足）具餱（乾食）糧度有司事三旬（三十日也）而成不愆于素

杜預曰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孔穎達曰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謂豫度前事也鄭玄註曰古人凡有興作修築必先謀慮於其前其所謀慮之人分財用平板築以下數事是也既謀慮矣即量其力而諏日以啟工至于某日當訖也凡其所成之功計度其程限皆不踰其所素定者凡今日之所就皆前日之所期者也是以先王之世事無過舉而治有成功

漢高祖六年令天下縣邑城

呂祖謙曰始皇并諸侯而隳城郭高祖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祚之長短于是可卜矣

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復發里中民城長安三十

日而罷

呂祖謙曰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板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役間一歲乃興役凡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責送荷勞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爲相實何之規模

邸文莊曰國家凡有大役皆如漢人此法爲之用近地之民不勞以久役不急於近效則事成而民不知勞矣凡事皆然非但築城一事也而於築城尤爲切要

五代周世宗開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埋

葬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邸文莊曰世宗此舉可爲後世開展城池之法蓋爲之以漸立之以準不疲於用力而豫知所以避就況有營繕皆可舉此以爲法不但展城一事也

宋慶歷中建大名府爲北京景祐中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議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

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

邱文莊曰仲淹欲修京城蓋恐虜之長驅也夷簡之欲城大名爲虜之鎮邊也二議皆是也當虜勢方張之時而修京城似若示怯然修外城而不足以扼其衝則亦虛聲而已無益實事也仲淹之議當於無事之時以漸而爲之隨時而增補之譬則人家之完其垣墉非但備寇盜也亦以爲障蔽焉耳夫然則已既得以爲固亦不示人以怯矣

慶歷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和戰守攻四策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

患六曰修京城諫官余靖言大臣建議修京城昔魏文侯恃險吳起以爲失詞願陛下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

邱文莊曰范仲淹建議修京城所謂遠圖無過此也余靖言於仁宗願舍此策別議遠圖之術其意蓋與呂夷簡同其後靖康之禍金虜長驅越過河北賊鎮而不之顧直抵京師宋遂不支所謂遠圖者果安在哉 國初設太平等翼元帥府以統諸道兵設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及都鎮撫以總禁衛後改諸翼爲親軍立大都督府設內外衛所及各處都指揮使司後又分大都督府爲五府外衛統作都司而都司及內衛各以其方隸五軍都督府惟親軍不屬其都司衛所自永樂以來添革改調前後不一各處土官衙門有屬都司衛所統轄及後來添設未經該載本司見管與諸司職掌所

載互有同異今備載職掌舊文而以後定衛所剏開于後所屬有土官者隨處附見其沿革夫署各註本條之下

凡天下都司并衛所城池軍馬數目必合周知或遇所司移文修築須要奏聞差人相度准令守禦軍士或所在民人築造然後施行

計天下都司衛所

都司十七處　留守司一處　內外衛三百二十九處　守禦千戸所六十五處

城塞

朔野子曰或問城塞古乎曰古也蓋自文王始築城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為軍壘扼要也若今之塞乎曰古者井田南東其畝設險爲於天下扼要乃

所以爲塞也自開阡陌溝澮蕩然由是胡馬南馳無結草之固矣其勢不得不變扼要者爲長城也變扼要爲長城始皇始乎曰何始始皇也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隣胡秦趙燕之擯胡爲塞也久矣然則長城利乎曰利摯虎狠於宇下而無藩籬之隔蹈戈鋋於白肉而無障院之憑仁者不忍也且無藩籬則日警備日警備則不稼蹙蹈戈鋋則日虔劉日虔劉則生養鮮其何以爲國乎嘗謂闢闢以來爲生民慮者三大變聖賢王霸忘其身以救之而皆歸之築防一曰禽

獸夫人無堅皮革利爪牙而駭然雜異類之中其不爲所吞噬者幾希矣則爲之城郭宫室重防以圍重門以拒故上古民相勞曰無恙二曰洪水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而人棲避於巖崖樹杪之間其不仆斃而枵死者幾希矣則爲之疏治鑿三門導九河地平天成萬世允賴故古之贊禹者曰微禹吾其魚乎三曰夷狄明王不作方伯弛職衛懿之戕北燕之迫天下岌岌乎爲所併也則爲之封壤南至穆陵北抵孤竹而後衛人忘亡燕人寧宇故孔子稱管仲曰微管仲

吾其祓髮左衽是三大變古之賢聖王覇勞心焦竭筋力以圖之而其究皆歸於築防夫城郭以避患也而鯀以之治水築堤以捍水也而後世以之防胡此羽山之殛雖伏圯族之罰而勤民以設所以不失夏郊也今幸於禽獸洪水之害不相及矣而獨曰於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古畫也然則始皇不爲失乎曰始皇不失之畫而失之行不過爲慮而過爲督責者也夫六王畢四海一罷侯置守銷兵徙豪傑天下服秦强矣此時爲畫非胡而何夫蚩尤戮則葷粥逐太

白懸則萊夷伐內安外攘武之經也然不先之以生養休息而卽苦之以工役轉輸不慮其不戢自焚而暴師萬里無有止息此不失之晝而失之行者也與類不可以盡殲與世不可以無守趙燕之故跡猶存河隍之新斥甚遠此時有慮非城塞而何夫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爲塞此何等形勢也然不遲之以歲年寬之以撫字阿房未終左閭再發此不過爲慮而過爲督責者也然則始皇長城可師乎曰師之善則始皇可師也師之不善則始皇不可師也敢問

師之善者何也曰停不急之役寬額外之征墾塞下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以備急酌勢緩急因時後先可因者因可創者創期以再世以底永寧師之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漢文是也其不善者何也曰師屢出而不懲力長役而不休因之以飢饉加之以盜賊天變而主不悟民怨而下不達外侮未息內變且生師之不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隋煬是也然則梁鄰胡者悉城之乎曰有緩急也都邑所近則急田壤膏沃則急不可以不城也隔遠畿甸則緩山谷

險阻則緩蓋有不必城也都邑所近城則甘泉無烽火之逼國勢尊矣田野膏沃城則耕稼無奪時之苦民生遂矣隔遠畿甸不城所謂遺徼利以繫其貪山谷險阻不城所謂誘之死地而殲之也我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於馬邑開樂浪元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

大寧淪失　天壽與異域爲鄰宣府與遼東隔絕汲
汲圖營以實後背猶或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
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
宜遷以爲絕塞失時舉策之可慨者也何失時也曰
徙三衛當在　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宏治之間何
也曰　國初三衛之置根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
且北虜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
化宏治之間北虜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
富彼時若城　京後虜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

紆直進退卽少有涉於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愼有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　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惜也然則宣何如曰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既城戰守斯議謹哨望於登障伏精鋭於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宣大計也而以其閒暇大城　京後慮脈築之屢與則

竟其諸役恐二衛之有競則啗以微貲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劚則劚石而灰灌必愼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衰遍其下列堡塞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嘗舉天下之力以事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是則失時可憾而究時有要也然則謂長城無益於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舉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朝取數人焉殺

而委諸墾暮取數人焉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糧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募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徙居塞下者乎墾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蟻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籌計郎如探虎穴輸商賈郎如臨重

壘洪尉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塞而聲問永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淸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聚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于調伏爲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

爲國者乎是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中堡塞之約以盡淸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爲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虜惟小犯既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過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疴也以城塞之過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致沉疴乎謬也甚矣

乘塞上

夫城塞非難也乘之難也乘之非難也久之難也夫集丁壯以事版築恤之有方役之有漸斯塞城矣而必欲離畝捐妻子林林總總于亭障陬隩之間不蹙怨不力披穪干奮戈敵愾爭先不能也暫乘之猶可而必欲歷歲年長子孫𢜛𢜛僕僕于沙磧斥鹵之外不逃亡不隱匿世嗣家繼如保恒產益不能也秦之亡也以長城而非以長城也而謫戍遍天下天下不能堪也秦之亡也以謫戍而非以謫戍也謫戍無

更踐大半死塞下天下不能堪也夫行者無憩息之所則行不如處負者無息肩之望則負不若仆城長役而不休戍長謫而不代居者必發而無免籍往者必死而無返期此秦人之所以懼而亂而秦亡也故鼂錯爲漢畫徇募徙而尤謫戍懲秦失也文景重入奴婢入粟而輕辭爵贖罪知民情也然秦之城也與今與共成也亦與今異鼂錯之爲漢謀也難而爲今謀也不難審其異知其不難是故塞可城城可乘乘可久也秦虐用其民以一天下天下既一黔首引領

思治覬一休養匈奴無益塞之非邊土無虞劉之慘而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發謫以戍之轉餉以給之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為塞數千里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歉期以一二歲時盡羅絕漠其結怨天下二也夫古之為師也不得已也命下而哭鑿凶而行軫未旋國君為之不舉寢不安席而長城之役未休五嶺之戍復舉阿房驪山一時並作其結怨天下三也今時則不然醜虜擁衆侮慢不恭其曲在彼邊民罹害骨肉荼毒其患切身　三駕之後休養者垂

二百年自　天子以至度支稟稟以財用之困工役之勞憂念之已深民無得而非上也夫緣之治水其役豈下於始皇方命受殛而民無叛者知急其急也故曰秦之城也與今異也漢之初也諸侯戍邊者皆去楚漢兵爭未暇顧也秦長城毀矣匈奴闌故河南矣韓信陳豨之叛戎馬及於晉陽矣鼂錯之策曰募民夫漢已徙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其徙邊必不以徙新秦三輔五陵者也其外郡國乎邊塞去外郡國地甚遼遠也水土又不服習也聞邊土苦惡皆徙

者憂懼其難一也亭障未立保聚無所一旦置之荒墟而即責其捍禦其難二也塞田未墾塞廩未實徙口既盛轉運益增始之以坐食繼之以凶年其難三也富人驕爵恐不屑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贖者逃亡相繼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垣已成警急有備塞下殷富號爲樂土人多而苦於無田者比比是也但有募集不必與冬夏衣廩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分口受田無不樂從者矣　國初鹽利稍寬邊方商賈有務家居邊塞者以利之所在也而況朗

募衆下人耕衆下地乎故曰錯爲漢謀難爲今謀不難也夫塞城矣不可以不乘不乘是棄塞也塞乘矣不可以不久不久是棄乘也更踐則不習謫戍不可也不更則怨尤久戍不可也今年春城塞集丁男若干歷夏入秋而免明年復然今年夏乘塞集兵若干歷秋入冬而免明年復然乘者至則役者當往役者返則乘者就道期月計數旬於里而已室家之棄曠生理之蹙乏形貌之蹐瘠鬭心之解沮恐非所以圖久也夫乘塞非古也而亦不可廢也古之乘塞者列

亭障而已今則長羅千里無不受障者矣古之乘塞者通烽火而已今則執戟據險日與之戰矣然邪已成矣秋歲防矣禾稼樓畝恃之以無恐矣婦子膚餉恃之以罔戒矣即廢之不乘則畜牧驅逸之失農樵殺戮之慘士女虜通之耻禾稼蹂踐之費無所於償也故曰乘塞非古而亦不可廢也嘗爲之畫曰塞城矣其地卑而圮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更矣而無堡在近者宜增也城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棊錯之而不雜堡去城不二三里其相去不三十里

梁爲廬舍儲器用鑿井增竈具舂列櫪人有所棲馬
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則人
受一壓統之以一校則校爲一廨步卒勤瞭望晝夜
爲二番馬卒遞邏徼彼此爲信驗無事則番上者倚
戈於城而番下者休邏徼者遞哨於途而堡居者習
技藝有警則番上者爲燧邏者先登堡居者繼登而
番下者亦登則役有番而不疲事有經而可守矣行
之一年人皆便之來歲徵集則令於軍曰乘塞而欲
攜室者聽增給室養以半口比歸復令於軍曰室至

而欲留者聽增給溫絮且移額廪既留而復令於單
日欲恒居此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之不能
絕者嗜慾而其甚趨者利也朞月不數旬於里有不
願攜室者乎其歸不數旬復往有不願留此者乎既
增室養復給冬絮移廪以爲資有田以爲產有不願
恒居者乎夫爲國家非財用之急也無盛兵之急也
非無盛兵之急也無邊兵之急也非無邊兵之急也
無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之急也乏財用樽
節焉已爾乏兵淸補焉已爾乏邊兵淸補邊兵焉已

爾乃執戟登陴結髮與匈奴戰者兵則強之怨生廢
之屯守爲治者所深憂也不強之以生怨不廢之以
屯守撥邊兵於中土撥乘塞於邊兵一轉手之間耳
夫秦工役與謫戍並行而致費吾工役已息而戍以
情誘之異於秦可知也錯爲漢謀募遠道之人吾卽
募塞下人遠不出百里易於錯可知也故曰審其異
知其不難則塞可城乘可久也凡此行之於天下之
甫定則願息者咨行之於邊口之未充則應募者鮮
行之於胡患之不儆則無遠慮者疑今固其時也而

斬不爲可謂智乎

乘塞下

夫　國朝城塞不始於近年也而規制品式則備於近年其乘之亦不始於近年也而法令節目則備於近年何者成化宏治之敵臺懸樓大同往年之月壕長塹城塞之始也然臺樓相去大疎壕塹亦爲塡塞垣周於壕墩附於垣蓋近年始爲之耳固原花馬池之傳箭境門宣府往年之蘆席山麓乘塞之始也然傳箭恒失夜警蘆席不禦風寒步兵登垣而屋居馬

兵列營以待戰亦近年始爲之耳外此而有不備則規制隨宜移易法令以時申明智者審機運軸不膠一隅而必其輻同輪以合途轍也夫塞城更數人矣乘之亦數年矣其始也謀之未嘗不僉同其繼也恃之未嘗不有效乃今則甲可乙否方信忽疑吻喙莫能辯綫頻莫能曉是何也忿於虜之入擺於役之久惑於當事之避難而文罪也夫天下之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輕重區分而持衡者聦亦惟察其機要究其紀極而已郎以乘塞機要察之塞下田畫墾

未盡入轉輸可省也小舉莫能至大舉必歷時烽堠易明也外阻于高墉內限以重關久攻而暫入既入而虜歸畿輔不震搖也是之謂三便以其紀極究之瘠瘦之疾希則生口日盛戎馬之力節則出塞可期剽掠之路難則盜心漸沮盤詰之令密則奸細可無是之謂四宜今之病乘塞者一曰塞雖乘虜百道攻之無不潰而入者夫百道攻必曠時日我援兵可集也潰而入必殺傷相當我不徒損也乘塞之兵憑高下拒以逸待勞既不徒損援兵可集而終莫能支然

則不乘塞不相傷縱之入而與之戰馳擊突刺于平原曠野之間反能支乎此一辯也二曰天下鎻鑰宜慎　京師居庸倒馬紫荆之間足恃則宜大固在所畧夫爲防貴罔設險宜厚居庸倒馬紫荆　京師之內戶宜大　京師之外門又宜大之士結髮從戰關南之人鮮任兵革徹彼外門專恃內戶忽結髮從戰之士倚不任兵革之人其能支乎此二辯也三曰兵有奇正勢有倚伏過之於境上不若藏之於旣彼夫奇正相生倚伏取利謂我能得士之死力且洞敵人

之虛實也今部曲之猥屢北而膽寒犬羊之詐百出而莫測遏之境上褫彼師則弱彼馬力尚能爲患縱之境內則搜掠四獲騰檣起乘矣而能殲其疲乎此三辯也四曰長羅絕塞不若散守內堡夫堡宜守在盡規制具器械團丁壯民自爲之耳兵民百年所養也無事食其力有事庇其生分也而乃令之入堡與民雜授障乎且一堡五十人則百堡五千人千堡五萬人宣大之堡奚止千耶盡數萬公養之兵配數百私築之堡將何以自解於民且使虜之入也野無與

戰則勢必攻堡旁無可醫則勢必久留堡不丌兵亦勢必門破既破而會食既食而復攻得不長久駐之心啓攻城之漸乎此四難也五曰馬兵自宜邀擊但令步兵守堡夫邊兵精器械諳旗皷者馬兵耳步兵則墩臺之烽燧姑還之送迎衛所之雜役而已散之堡內與民何殊又步兵不堪乘塞而曰足堪守堡馬兵不能援塞而曰可用邀擊其算已爲左矣此五難也六曰連歲乘塞兵皆駐邊虜一潰垣則外實而中虛夫中外皆實首尾聯絡固兵家之勢然亦自料敵

有中分布足用者言之今宜大之馬兵不數營而塞外之虜帳亘千里分列于塞下且猶不支何得餘兵布之腹裏且往年未乘塞之時鎮兵數萬但尾虜後來尾之來去尾之去何嘗不內虛邪其算又爲左矣此六辯也以上諸論多出于將臣之口將臣者嘗事者也往年步兵既不出戰馬兵則隨將臣所之名曰暗伏虜偶不出其地則自張功伐遇當策應則多方規避不曰傳報失眞則曰發遣不早不曰馬力不及則曰數日無根展轉之間因以脫罪今兵皆乘塞步

卒既有分隊馬兵亦有定援前當勍敵退有死形一有失機辭無可諉以故諸人倡爲異說以壞成規也夫搢紳之士言守介冑之士言戰介冑言守且不可而曰步兵不宜乘塞宜守內堡馬兵不能止驅能解堡圍是可信哉事有輕重區分而持衡者昧此之謂也然則乘塞無可虞乎曰何無虞也受隊既久玩愒乃生將帥無教閱之勤行伍鮮鬭擊之志忘戰一也始焉應役尙皆單身繼有顧差半成遊食鮮實二也一處潰防千里震動人情洶懼不能圖存自援三也

事有禍福倚伏而當局者迷此之謂也然此皆將臣不得其人之故耳夫步兵登陴荷戈馬兵自宜練習有警協力拒擊無警自可番休何忘戰之有五人爲伍伍必相親五十人爲隊隊必相識何鮮實之有塞高二丈內外皆陴烽燧之傳必知起止何自援之有今將臣貪者誅求懦者坐視不求自反其督責之政而但欲歸罪於建議之人又可信乎嗟夫塞之初城難也斧斤遍於山谿版築脅乎畎畝力三時而不懈役連歲而不休孰不爲建議者危之而初城極衝次

相稱銜又次不銜丁夫役焉帑金發焉浸浸乎可大之業矣塞之初乘亦難也隣虎狼於枕席蹈鋒刃於體膚晝無藩籬之隔夜有掩襲之虞孰不爲建議者危之而初守長塹次結席蘆又次登陴逢秋乘焉入冬罷焉浸浸乎可久之規矣嘗謂危城塞於工役之初與智也棄城塞於工役之已就則所損者大危乘塞於擺守之既久仁也廢乘塞於秋禾之被野則可虞者多何者千里之城悉役塞下之民意外不可以不防萬口之食仰給塞下之粟蹂踐不可以不發而

兕賊粲正殷有衝突之患虜馬一入得飼秣之資邪令城成矣壕塹品窖敵臺暗門備矣城乘矣乘龍期日廢援飭度定矣欲一旦舉而廢之無乃不可乎然則令時之所當移易而申明之者何曰城矣二乘之失四夫二者何曰堵口不便於援兵山麓不支於下擊也夫塞之可守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令堵口之塞旗幟隔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譬之鼠鬬穴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遺矢雨墜潰石雷轟欲以孤垣仰首拒擊譬之牛債豕上壓者斃矣是二

者城之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人
慮及請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
相隸陴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堠之無識別
也夫塞之可守謂習技巧於暇時奮勇力於無警與
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非本地之
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
數丁受陴出塞覘望不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
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凝目直視又何以番
休其衆畜養銳氣習試技巧邪分陴主將所對簿也

以付軍吏險僻者密埋衝者疎有以貨賂損軍實者
矣烽燧諸將宜各爲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警四方
不寧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而
諸將臣視以爲安習以爲常無一人慮及請裁酌圖
畫者又不惑乎故欲塞之足據須更不任之埋欲兵
之番休須布腹心之間欲軍實之不損須正分兵之
簿欲軍心之不沮須明諸路之烽自茲以後所當移
易而申明者此焉已耳今以一時之見而棄塞數人
之言而能乘則所謂忿於虜之入懼於役之久惑於

避難而文罪者也

民堡

昔鼂錯爲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又曰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通事變審機權漢智囊也其所圖畫城城而已則所謂實勝不爲誇辭者與夫自井田之制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典隳而兵力太弱塞鄙之地寄邇輿類吞噬日聞必

待烽火徹於甘泉六軍屯於細柳然後徐與問罪孰言田禽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若先爲不可勝以待之先爲不可勝城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爲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覆漢其時塞戸至絕少矣錯首言更踐之無功亦陳謫戍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懦無人也謂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既久戸口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林林

總總不變無人也郡邑碁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敎之守鄉爲之堡險在地者也家敎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在人者宜周蓋嘗尤諸前圖事者矣宣德之間虜警絕音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宏治之間塞田屢稔鄉宜堡也而不堡宏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爲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塞宜城而不城則疆埸伸縮之間形勢之憾生矣鄉宜爲堡而不堡則掛馬

數警之後奔命之疲急矣官宜爲之制而不制則力徒勞財徒費堡名而不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忘其遠安於常而不知變者也官不爲制則仍餘以爲崇雉數以爲廣剝落以爲堅危逼以爲安又富者侈其慾貪者玩其期狡者餌其智武斷者逞其僭是故塞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里不干相去之遠近也形勢不干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干集聚之衆寡也智勇不干夙昔之遴別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可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

與今之言禦虜者曰選精銳以衡其中虛是之謂戰城塞垣以遏之境上是之謂守而必終之曰堅壁淸野夫言戰曰養士矣言守曰城塞矣至言堅壁淸野則惟付之虛文可乎夫民堡不固是壁不堅也虜入有獲是野不淸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植其根而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止魚者也烏可得乎嗟夫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淸野欲淸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之制團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之固不固稽守令保障之

功以團丁之精不精察守令佚使之績必使虜至塞不能入也入無所掠也不能入則費日無所掠則飢疲衛其中虛邀其惰歸此其時也

堡衛

夫百足之蟲至死不仆以扶之者衆也堡而無衛一邱土之集而已遠之何以折衝近之何以禦侮故堡衛之制其目有四一壕墻壕墻者為墻于壕之內堡之外也臨壕為墻則壕愈深夾堡為道則堡愈險夫下射不若平射近鬬不若遠鬬此理之至明者藉墻

以爲隱隔壕以爲射綖急巧力自當不同縱有內薄濕墻與之戰而陴上之人復爲我覆庇投彼不虞勇怯亦懸絕也夫敵臺高垣一丈可以四擊鎗矢礟石所及三二百步壕墻與彼對射所及踰壕五六十步陴上人又以擲石臨垣脚所及及壕是三險也而堡無不守者矣又虜之攻堡也揭長竿舉車轅以耕犁縛其首人伏車下推其軸以行或以牛革蔽身舉竿而至以衝垣隳陴堡坐是陷者十八九今有壕墻則於內置長鉤巨斧月牙拐每面十餘柄夫竿轅欲以

衝垣躡陴其長必一二丈踰壕倚墻而用其至必踰
時立木至一二丈其舉必無力而壕墻內人鈎之其
長鈎截之以巨斧推之以月牙拐其能不顛仆乎凡
此皆壕墻之利也制墻高六尺基二尺餘收頂尺餘
外逼壕塹內爲夾道有善射者則墻稍高開戶如垣
陴或爲旁陴數十面與之對射無善射者則不必鑿
形人伏墻內器置墻下陴上以旗爲認敵南則南北
則北東則東西則西所伏人視旗應之外擊渡壕內
仆竿顛可也近有議于壕外爲墻者一則虜戀之以

避矢石二則虜騎之郎可填壕不足用也二地道者穴垣為道以通壕墻內人也壕墻置人為守固便然虜騎合圍亟門堅閉獨留此輩於外鮮不膽寒失措者故必為地道每面一所以通往來則心志定勇敢決也其制穴於每面之中或近敵臺處先於堡垣內下窖丈餘其大容人次橫穿之至垣外復窖而上窖皆直穿旁斸七坎為階如世所謂翻井者居常鎖閉或覆之木石有事則開守以餘丁或健婦緩急咸便也三甕門甕門者以土塞堡門為平垣以遠焚灼也

夫既有甕城斯重門矣然慮變不可不周爲防不可不至又須平時積土于堡門內外之左右及備版築之具一遇警報即先鎖閉甕城門虜旣臨壕下壯登陴老弱當以土壅門令內外皆與垣平不惟火不能焚亦門下無坎可藏攻者又堡有奸人胡諜貪夜倉卒計莫能施也若有餘力將甕城門內亦行補築尤爲慎密四警夜者虜圍未徹夜備不弛或營帳未遠慮其掩襲也夫戒備於有事不若戒備於先時寄聽於諸人不若責成於一物堡固有極貧下家或夫婦

二人或隻身老稚則為之作窟室於堡垣之外壕牆之內或卽於地道之上但不宜高須掘土為之高及壕牆之半可也令居止其中堡人稍資給之面置一家家養數犬別為犬窟於壕牆之下其人犬蓋以窟為廬以壕牆為院落一有風息則犬以警人人以叩堡仍別為暗號令堡內近垣人分司之或引鈴索或投懸石皆足相照也但任人須謹必本堡生長及堡有親識者方可以防奸細及他致賊盜賫給之道人為半食犬為全牢不為費也又與虜接遇夜未宜燃

火陣間反使虜明我暗必素具葦束長三四尺兩頭燃之擲諸垣脚或令壕墻內人舉火則我明虜暗矣

堡器

古人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夫堡譬則卒也制衛備則環之甲胄也而無戈戟弓矢之利焉其以堡與敵乎故堡器之備其目有八一懸簾懸簾者以護陴也夫陴之不存石及之也陴之不守矢及之也石及之爲堅陴可免矣矢及之非懸簾不能免也夫陴垣所恃以爲命也虜渡壕則攀壕卯壕墻附垣脚則

擊垣郭懸石衝木將於是乎升降而陴之不守首莫敢伸目不暇視其猶介瞽而立許衡曰余披堅矣人莫毒也夫故必爲懸簾簾以布爲之實以毡絮或即用民間絮被以兩竿直出揭之如車幔然中爲橫木分簾上下下垂三之二上揭三之一臨用以水濕之羅陴上出陴五六尺簾既虛懸復藉水濕矢所不貫石所不損者也必多爲之大抵有堡陴之半而四分之以應用則陴人雖探身垂首與下從事靡所忌矣或疑懸簾礙於發矢曰堡制發矢石皆於敵臺陴但

主近擊護壕墻以內耳卽不得已欲從障間發矢則
斟酌緩急開閉隙漏可也二挨牌挨牌者備障壞也
夫障主近擊數數引重或有㙂壞則乘者不能立矣
須備挨牌三四十面大堡五六十面牌長以五尺闊
三尺藉以補障亦以發矢卽壕墻內敵臺上有急皆
可移用也三火鎗火鎗者敵臺所用之神鎗而不用
木矢木矢發多不直間有反射者鄉人尤不解用今
易以鉛子出直而疾中入而深莫良之器也每臺須
四柄甕城加四柄壕墻面加四柄計小堡五十餘柄

大堡倍之四弓矢弓矢者亦敵臺所用也遠可及百
步民間多有之而不精須求買精者數觀火銃倍之
五廠石廠石者亦敵臺所用也遠可及二百餘步民
間舊制以手指挑繩發之不甚致遠且爲力輕今制
加木柄手握之以發既遠而力此既易辦又人人可
爲毎臺可置二十餘甕城墩墻皆加之小堡百餘大
堡二百餘不爲費也但須多備石塊小堡以十萬計
大堡二三十萬計此石中必重傷但命中爲難常計
虜若臨墻不必求中但令諸臺 毋臺一二十人一時

並發下石如雨咸萃虜所必難屯立也又石之圓穩者其去有力且大聲虜尤畏之號曰飛石六障石障者障隙間所用之石也夫障人計丁分障何能巧力火鎗弓矢皆非所宜發但須多積石耳石有二種大者爲懸石用磨碾石陸軸之類爲之鼎足鑿孔下繫鐵繩上續麻索小堡每面五六枚大堡每面十餘枚小者爲擲石取之溪澗皆是須重一斤上每障可三百餘擲石亦間備大重四五十斤者以濟懸石之不足大抵虜有入壕墻者則衆以擲石共斃之其推車

蒙革肩版而至者則下大石或以懸石擊之七衝木
衝木者亦陴睨閒用也制用大木徑一尺以上長六
七尺八九尺者鑿孔兩端鐵繩雙繫則橫用之鑿孔
其尾鐵繩單繫則直用之橫用者置鐵刃其腹直用
者置鐵刃其首近傳虜欲為牛革洞子附城宜以此
懸擊斷之其數視懸石八火筒火筒者亦陴睨閒用
也革洞倘堅擊之不碎則宜用火筒以硝磺為筒如
今上元節所試梨花者遇有洞至則急灑油及硝磺
其上而以火筒噴火燃之斯須立燼也九大銃大銃

者急備也夫虜矢石懸蔟禦之竿轒鉤斧禦之車屏懸石禦之革洞衡木火筒禦之倚虞其畢志于我人肩土袋或挾束芹千萬成萃肉薄以逼前死不恤後繼轉加始而塡壕繼以附垣弓矢鎗礟所及有限懸石衝木不能遠施則以大銃擊之銃大如罌石大如碗前發大石後為碎子一轟震地其出升餘當無不斃且隕者也小堡面置一柄大堡倍之十雜兵雜兵者隨其所有之兵也刀斧棒钂利於列陣鎗戟鉤鐮利於守地道凡堡中人備數事家藏一屋雖五尺之

遺撫不令帶兵者婦女亦然皆計每陣須木棍一（上大下細如玉簪花狀）每三陣須大斧或鍘刀一每六陣須長鎗長鈎長骨朶一架有力者主斧鍘次主鎗鈎弱者主棍列陣之法也

輯守邊說

王鳴鶴曰昔聞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夫夷性驚悍梟獍若禽獸然冠帶之國自不必與深較勝負古昔談邊務者大抵言戰十三而言守十七此守邊之大較也今天下幅幀之廣遠軼前代法制詳密備禦防閑亦莫有如今日者東有島寇則守隣封西有羌戎則守隴蜀南有緬甸而六詔爲藩籬北有諸胡而三邊爲鎻鑰是宜厝天下於磐石之安矣卒亦未免風塵之警徵兵轉餉東撑西支騷

動海內無息肩之日守不必固而戰不必勝此何以尊中國而威四夷哉孫子曰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守也然則守在戰先募民徙邊登陴乘塞未可謂守而養吾全鋒以制敵之死命將軍之事靜以幽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此也是足以言善守者也

守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周王）命南仲（大將）往城於方（朔方）出車彭彭旂（交龍爲旂）旐央央（鮮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威名光顯）南仲玁狁於襄（除也言勝之）

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

邱文莊曰朔方之地自三代以爲邊地漢人城之以遏虜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程氏謂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乃帝王禦夷之要法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補其闕薄）城郭戒門閭修鍵（鎖須）閉（鎖筒）愼管籥（鎖匙）固封（疆）備邊竟（境同）完要塞謹關

境上梁橋
門也
塞蹊徑

陳澔曰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備鍵閉非常故言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要塞邊境要害處也蹊徑野獸往來之路

陸佃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修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境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蹊徑不塞無益也

邱文莊曰月令於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而又命有司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者此蓋兼中外而言也至於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則專爲邊境言焉然邊境之中亦有城郭而其城郭也則有門閭焉門閭之或啟或閉則有鍵閉管籥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闕薄使之堅而厚而又戒其門禁之出入於鍵閉管籥也則必修而理之慎而守之所以防內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邊境之備則其所防者內恐盜賊之竊發外恐夷狄

之侵陵雖以無事之時亦必歲歲爲先事之備於要塞也則完之以扼其要衝於關梁也則謹之以限其出入然非但於人馬可行之地而致其備則凡野獸往來之徑僅可容足者亦無不致其謹焉可見古人於封疆之守邊防之備其嚴且密也如此後世爲政苟具目前而於邊塞之地無事則一切置之不問一有事焉則急遽之際倉皇無措者多矣其甚者以樵薪之故而翦其蒙翳以營造之故而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廢其險隘殊不思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無其險尚百計以營爲之况有其險而自去之以爲虜除道邪智者不爲也後之君子尚思所以爲先事備而毋貽臨時噬臍無及之悔竊以爲 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爲險固者內而太行西來一帶重岡連阜外而渾蔚等州高山峻嶺蹊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不知何人始於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爲薪燒柴爲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通險隘日夷設使國家常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

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入乎失今不爲之限制恐日甚一日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於其近邊內地隨其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爲邊塞之蔽一以限虜人之馳驟一以爲官軍之伏地無山阜之側平行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縫參錯蔽虧使虜騎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人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爲薪炭之用如此則 國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徼亦因之以壯固矣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

卑守在四竟（竟同境）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安習）其野三務（春夏秋三時之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邊境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邱文莊曰楚人畏吳之逼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不能遠捍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戍告之以此夫諸侯之守固在四鄰天子之守固在四夷然必四境備而後及於鄰封諸侯服而後及於夷狄近者未備何以服遠內者未修何以攘外宋范仲淹欲修京城議者引囊瓦城郢之事以沮之泥古人之陳言而不知當時之事宜者也

秦始皇時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從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邱文莊曰長城議出北狄卷中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地名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水經曰趙武靈王自代北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自闕北出黃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邱文莊曰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崖若闕焉今之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爲重城屯士卒以成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奸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闕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峯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荊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說皆爲守邊推今日邊關則咫尺 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建巨靈擘開兩山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也自古建都於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此山川之王氣哉王氣之隆政有在乎今日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唐人繼隋之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以爲鑒者儆戒生於不足也嘗觀元人進金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

臨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搤居庸而謂之搤背出紫荊而謂之臨吭則其立言之間輕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繫也况今六軍億兆聚於　京師北倚居庸即爲重鎭而紫荊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荊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鼂錯言於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鐵蒺藜）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外藩

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
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
其長但視其迹
以知匈奴來入

文帝時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昂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爲將軍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邱文莊曰漢文帝一聞邊報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盖備邊有其要不在于臨時而在于平日禦邊有其道不在于自用而在于用人是以自古聖帝明王知中國之害在于夷狄故于封疆之守尤盡心焉故於無事之時謀爲措置會計考驗凡吾土宇之內臨邊之地若干處其延袤幾何某處爲總會某處爲要害某虜最爲强悍治邊之城堡若干戍卒若干斥候若干某處當何如而守某虜當何如而備某人可用爲將帥某人可用爲偏裨虜侵某處當用何處兵以援之虜若深入當於何所而遏其歸某賊與某城相接某寨與某寨相連里數之遠近山川之險易人力之勇怯儲峙之多寡具而爲圖書而爲藁寘于座右則人君雖居九重之上深宫之中不出殿門而邊塞城堡將卒戎落皆懸著于目睫之間展轉於心胸之內一有警報即按圖運謀因機生智隨能命將合衆長集羣策不必親駕六飛躬臨沙漠自親矢石屈帝王之尊爲犬羊之

敵勝之不足以爲武不幸而敗焉豈不長夷狄之燄而貽中國之耻哉然則寇準勸眞宗幸澶淵亦非歟聖人處事於其常而不於其幸夫以漢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時名將多在倘且幾危於平城眞宗視高祖如何寇準視陳平如何高瓊視樊噲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文帝時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畧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壩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壩上

邱文莊曰漢都長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通於甘泉畫傳報耳非虜至甘泉也飛狐句注之屯以備雲中北地細柳壩上棘門之屯以備上郡蓋古人守邊既於臨塞之地建城塞築亭障屯戍

卒命將專守其地遇虜來寇既自禦之又通報於
朝廷朝廷遣將屯其要害以備之所以爲邊將之
聲援耳不必親臨其地也使虜聞之知吾有備縱
得入塞不敢馳突其塞垣守禦一責之邊將非其
力不能支所遣之將不得固也大抵內地之兵與
戍邊之卒異內兵不經戰陣不曉地利且多驕脆
但可以爲聲援耳不若生長邊陲者慣戰而耐苦
不徒爲國而又亦各自爲其家一卒亡一丁補非
其必不可已所以肯捐軀拒敵也不然一旦命貴
將統內軍以臨之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情既不通
教又非素甚者乃至未戰則用邊兵以供役臨戰
則驅邊兵以當先遇有功必又攘而有之此戍邊
將士所以
解體也

武帝時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
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

顏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
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即此障也

武帝時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捕首虜數
千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主父偃言河
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漕廣
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
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
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邱文莊曰漢立朔方郡即赫連勃勃命叱干阿利
蒸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後秦姚興以赫連
勃勃爲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曰
夏命其臣叱干阿利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

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號爲統萬命其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曰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蓋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彝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內附亡命嘯聚擾邊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爲患若廢之萬世利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綏分官地給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爲營仍曰夏州眞宗咸平末繼遷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歸款內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始自夏州遷懷遠鎭改爲興州居之卽今寧夏衞是也德明之子元昊潛號自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監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

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鄯曰積石其地饒五谷尤宜稻麥即今州郡考之所謂興即今寧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雖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耶自昔守邊者皆襲前代之舊漢因秦唐因隋其邊城營堡往往皆仍故迹惟我

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爲之制焉蓋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爲方鎮所有其朝廷所控禦者吐蕃南詔而已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賂契丹而河西盡屬拓拔氏宋人以內地爲邊境金元以夷亂夏無有所謂邊者我聖祖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遯於西北邊城立爲藩府統衆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而未嘗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邊内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於永寧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北口入寇之地

其要害之處　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何者關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頗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爲吾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爲據地之爭是以亟來亟往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爲意者然謀事貴先防患貴豫往者彼固嘗深入矣議者慮其爲吾內地害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再來何以處之乎夫事之未來者雖未能逆料其有無計之萬全者不可不先爲之擘畫今日西北諸邊備禦詳盡推此一處偶未之及非遺之也芽蘗未萌也今則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預爲之防者茲其時也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茲地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於其所經行之

路則須撫其要衝于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勢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爲後日之遠圖議者若謂置兵爲戍守則饋餉爲難將至於漢人之勞費盡思赫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漢人於境外耕墾之地尚爲之屯營况此乃在黃河之南必爭之地乎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際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爲之鎮或退于河之北據要害以爲之扼塞或沿河之壖設營壁以防其經渡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不然較其利害足以相當始行其舊可也

後漢王霸將馳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李賢曰飛狐道在蔚州飛狐縣北通嬀州懷戎縣即古之蜚狐口也飛狐口在今蔚州廣昌縣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爲北狄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

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邏永得不廢五也

邱文莊曰我 朝建都於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扞蔽其 國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於醫無閭是爲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趨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於保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障以爲 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壑其罅以爲外護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嘗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以守候也有大邊有小

邊大邊以謹斥堠小邊以嚴守備今議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爲墩牆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高閣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竊以謂今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治西抵保德之河堧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以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請以三年爲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凉之候量撥騎兵以爲防護借十萬人之功力費十數萬之貲積三年之中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則邊賊寇盜永清　國家藩籬益厚高閣所謂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今日眞實享其利矣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

作大匠于筠請於五原灞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邱文莊曰唐于筠所請於五原垂武置舟師於河扼虜之入彥博亦言魏爲長塹則是邊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矣

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

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王禹偁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今固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爲三城以備

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人使
互相救援責其成功
邱文莊曰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
河爲界則是國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
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
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
城南直榆林意今綏雲之間其故址無復可考
說者所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
斷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
也　國家設東勝衞於此其後移於內地自正
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
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
守其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
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棄突厥
也始以河爲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於河之外
焉是即守江之意盡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拊
其脊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
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今日邊城營堡

措置已定固無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暫勞而久安費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憚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漸慮之有其道焉耳故徵舉其堧而不敢盡其說以俟後之經國遠圖者云

五代晉高祖割幽今順天地薊今薊州瀛今河間地莫今任邱縣涿今涿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新今保安州嬀今隆慶州儒今永寧縣武在今朔州西竟雲今大同地應州今應寰今馬邑縣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與契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爲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予謂雁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然盧龍之險在營今昌黎等縣地平今永平地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畧中國所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

州單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舊邊兵而

齎盡糧自此中國胥爲夷矣

邱文莊曰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盡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畧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有盡援人於泥塗之中也 太宗又於此建都則廢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於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邊岡疊障環而繞之東極乎醫無閭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

四海治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鎮列戍以爲外之藩
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
平以東邊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興營義
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此
之故　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
未必不出於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
然能謀畫于未事之先而預有以防備之則所患
者消泯於無迹矣今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
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
庸以西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
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宏畧出于其間必
不得已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
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
於沿山要害相爲聲勢仍于山之後去三五里或
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以形便築爲墩臺
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墻就于其間擇一要
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入貢之道一
以衛　都城一以護　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

也不然　國家養銳儲材俟吾力有餘而其機可
乘仍復洪武中山後沛關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
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　國家之險要旣失
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
患矣

宋仁宗時范仲淹攻守二議攻曰竊見延州之西慶
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可攻之地其在於
此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
强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
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
也乃大爲城寨以居其地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

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使臣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堠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彼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敢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三千步萬人車三千輛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如此取下一處地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其議守曰西戎居絕漠之

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能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月給廩食月給庫繒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從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趙充國與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衛武威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

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

邱文莊曰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習戰鬬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

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卽遷其家團集之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嫠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每共修一堡以全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禦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召呼

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復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先行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决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

之要也其攻策曰臣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再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

干以爲三軍以新定陳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横山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兵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三五年間山界可以蠶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邱文莊曰仲淹所議兵守之策雖以防當時之西夏然以通論後世之邊事勢不同而理同擇而行之之舉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張亢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可得也

邱文莊曰兵勢貴乎相援苟相去懸絕則首尾不能相應必致緩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

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邱文莊曰張亢所言五弊非但當時有之而今世亦然

歐陽修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鄜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

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此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如此則動而有成功也

邱文莊曰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力全而虜之來自以待之得其全力爾制勝矣正統以後分爲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歐陽氏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爲多者也今兵無可添而堡寨不可減當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而併歸于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